



# 钦差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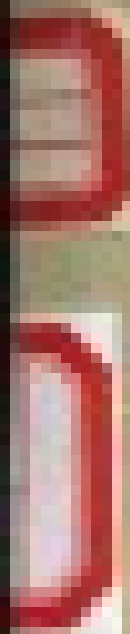
[俄]果戈理 著





# 钦差大臣

（清）刘鹗著



# 钦差大臣

〔俄〕果戈理著

满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Н. В. ГОГОЛЬ  
РЕВИЗОР

---

据 Н. В. ГОГОЛЬ,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译出。

钦差大臣  
Qinchaidachen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3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76,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1}{8}$

1990年8月北京新版 199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100

---

ISBN 7-02-001074-1/I·958 (非卖品)

## 人 物

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伏兹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

县长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其妻

玛丽亚·安东诺芙娜——其女

鲁卡·鲁基奇·赫洛波夫——督学

督学妻

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略普金—贾普金——法官

阿尔捷米·菲里波维奇·泽姆略尼卡——慈善医院院长

伊凡·库兹米奇·什彼金——邮政局长

彼得·伊凡诺维奇·陀布钦斯基——本城的乡绅

彼得·伊凡诺维奇·鲍布钦斯基——本城的乡绅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赫列斯塔科夫——彼得堡来的官

员

奥西普——其仆

赫利斯基阳·伊凡诺维奇·季勃涅尔——县医官

费约陀尔·安德烈耶维奇·柳柳科夫——退職官员，本城  
的名士

伊凡·拉扎烈维奇·拉斯塔科夫斯基——退職官员，本城  
的名士

斯捷潘·伊凡诺维奇·柯罗布金——退职官员，本城的名士

斯捷潘·伊里奇·乌霍维尔托夫——警察分局长

斯维斯杜诺夫——警察

普戈维钦——警察

杰日莫尔达——警察

阿布杜林——商人

费芙罗尼雅·彼得罗芙娜·波什略普金娜——铜匠妻

下士妻

米什卡——县长家的仆人

旅馆的仆役

男女宾客、商人、小市民及告状人多人

## 性格和服装

(供演员诸君参考的意见)

县长——长年宦海浮沉，已经变得苍老，他自以为是一个不很愚蠢的人。虽然纳贿，但举止很庄重；样子相当认真；甚至有点喜欢发议论；声音不高，也不低，说话不多，也不少。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富有含意的。他的面貌粗暴而严厉，象每一个从低微的官职好不容易慢慢爬上来的人一样。象一个大老粗那样，从恐惧转为欢乐，从卑躬屈节转为妄自尊大，在他是很迅速的。他照例穿一件有襟章的制服和一双带马刺的长统靴。花白头发剪短。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其妻，一个外省风流女人，年纪不很老，教养一半得自阅读小说和纪念册，一半得自在储藏室和女仆室里奔走张罗家务。好奇心很重，一有机会就显露出虚荣心来。有时要对丈夫发发威风，只是因为丈夫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话才好。但这种发威风仅仅限于琐碎事务，结果只是责备和嘲笑一下而已。她在剧本进行期间更换四次衣服。

赫列斯塔科夫——二十三岁左右的年轻人，细细的，瘦瘦的；有点傻，所谓是没有头脑的。他是衙门里被称作顶顶

空虚浅薄的一类人里的一个。说话和行动丝毫不加思虑。他不能连续不断地集中注意在某个念头上。他的话是不连贯的，脱口而出，完全出人意外。扮演这个角色的人越是显示出坦率和单纯，就越能演得好。衣著时髦。

奥西普——象普通稍稍上了几岁年纪的仆人那样的一个仆人。说话认真；看起来目光略向下，是一个爱讲大道理的人，喜欢自言自语，嘟嘟哝哝地教训东家。他的声音永远几乎是平稳的，跟东家说话的时候，显出严厉、急躁、甚至略带几分粗暴的表情。他比东家聪明些，因此察觉得快些，但他不爱多说话，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滑头。他的服装是一件灰色或蓝色的穿旧的大礼服。

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两人都是矮矮的，短短的，好奇心很重，相貌非常相似。两人都有稍稍突出的肚子。两人说话都很急，过分地指手画脚，打手势，来弥补不足。陀布钦斯基比鲍布钦斯基稍高些，稍严肃些，但鲍布钦斯基比陀布钦斯基随便些，活泼些。

略普金——贾普金——法官，读过五六本书，因此稍微有点自由思想。极喜欢东猜西测，因此他给自己的每一句话加上分量。扮演他的人应该永远在脸上保持一种意味深长的神气。他用拉得细长的嘶哑的低音说话，还带着哼哧哼哧的鼻音，正象一只旧式时钟，先发出咝咝的声音，然后敲打起来。

泽姆略尼卡——慈善医院院长，是一个身体非常胖、行动迟缓、笨手笨脚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滑头、骗子手。很



会献殷勤，老是瞎忙。

邮政局长——一个天真得幼稚的人。

其余的角色毋需特别加以说明。他们的原型几乎永远出现在眼前。

演员诸君特别应该注意最后的一场戏。最后说出的一句台词应该突然一下子给所有的人带来触电一般的震动。整个一群人应该在一刹那间改变姿势。惊奇的声音应该从所有女人的胸膛里，象从一个胸膛里似的，一下子迸发出来。如果不遵循以上的意见，全部效果就会丧失殆尽。



## 第一幕

〔县长家的一间房间。〕

### 第一场

〔县长、慈善医院院长、督学、法官、警察分局长、  
医官、警察两名。〕

县长 诸位，我把你们请到这儿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很不愉快的消息。钦差大臣要上咱们这儿来了。

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 什么，钦差大臣？

阿尔捷米·菲里波维奇 什么，钦差大臣？

县长 从彼得堡来的钦差大臣，微服察访。并且还带着密令。

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 这可怎么好！

阿尔捷米·菲里波维奇 本来没有烦心的事，这下子可糟了。

鲁卡·鲁基奇 老天爷，还带着密令。

县长 我好像有预感似的：昨晚上一宵没睡好，老梦见两只非常奇怪的耗子。真是的，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耗子：乌黑的，大得出奇！出来啦，闻了一阵，又跑回去啦。现在，我给你们念一封信，这封信是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奇梅霍夫写给我的。阿尔捷米·菲里波维奇，这个人您也认得。他在信上这么写着：“仁兄、亲家、恩师尊鉴”（低声嘟哝，眼睛迅速地掠过纸上）……“有事奉告。”啊！在这儿啦：“兹有一事奉告：近有大员奉谕来省视察，对我县情况尤为注意。（意味深长地把手指向上举起）虽彼自称仅为普通人，但弟已从可靠方面探悉其详。弟知兄染有一般人之通病，偶犯小过失，在所难免，盖兄聪颖过人，过手之物，当不愿轻易放过……”（停住）唔，这儿没有外人……“故敢奉劝吾兄早作戒备，该大员纵令此刻尚未到达，或隐姓埋名匿居于某处，但随时皆可抵达也。弟昨日……”这下面谈的是家事：“舍妹安娜·基利洛芙娜偕其夫来舍间略事盘桓，伊凡·基利洛维奇日见发胖，好弄提琴……”等等，等等。情况就是这样。

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 是呀，情况真有点糟，真不是闹着玩的。这里面一定有道理。

鲁卡·鲁基奇 安东·安东诺维奇，这是怎么回事？钦差大臣为什么要上咱们这儿来？

县长 为什么！大概是命该如此！（叹口气）感谢上帝，以前总是躲在别的城里。这回可轮到咱们头上啦。

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 照我看，安东·安东诺维奇，这里面有一种微妙的、多半是政治的原因。这就是说：俄国……呃……俄国想打仗，所以部里就派一位官员下来，调查一下哪儿发生了什么叛乱没有。

县长 您扯到哪儿去啦。还算是一个聪明人呢！小县城怎么会发生叛乱！这县城是紧靠着国境的吗？你就是从这儿坐马车跑上三年也到不了外国呀。

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 不，我跟您说，您可实在是……不大那个……咱们上司高瞻远瞩，别瞧他离开咱们远，许多事情他可早已在心里琢磨透了。

县长 不管什么琢磨透，琢磨不透，诸位先生，反正我已经通知你们了。——小心点！我这方面已经作了安排，我劝你们也得准备准备。特别是您，阿尔捷米·菲里波维奇！毫无疑问，上我们这儿来的官员一定先要视察您经营的那些慈善医院——所以您应该把一切整顿整顿好：帽子得洗干净，别叫病人穿得随随便便的，活象是一群打铁匠。

阿尔捷米·菲里波维奇 这不要紧，可以叫他们戴上干净的帽子。

县长 是呀，还得在每张床上用拉丁文或者别的文字注明……这可是您分内的事了，赫利斯季阳·伊凡诺维奇，——各种病的名称：什么时候得病，何月何日……您那儿的病人尽抽些凶辣的烟，人一走进去，忍不住要打喷嚏，这不大好。顶好少收留病人，要不然，人家会怪你

们管理不善或者大夫医道不高明。

阿尔捷米·菲里波维奇 噢！医疗这一层，我跟赫利斯基·伊凡诺维奇采用了独特的办法：我们主张万事要顺乎自然；贵重药品我们一概不用。人这东西很简单：要死，总免不了一死；病要好起来，那就总会好起来。再说，赫利斯基·伊凡诺维奇要跟病人交谈是非常困难的，他连一句俄国话也不会说。

〔赫利斯基·伊凡诺维奇发出一种声音，有点象字母н，但又有点象字母е。〕

县长 我也要劝您，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注意一下法庭方面的秩序。在贵衙门的候审室里，经常有许多当事人在那儿出出进进，可是看门的在那儿养了几只鹅，外带一群小鹅，尽在人脚底下乱窜。当然，搞点副业生产是值得奖励的，看门的为什么不能养养鹅呢？不过，您知道，在这种地方养鹅可不挺合适……这一点我早就想提醒您注意了，可是不知怎么的，老是忘了告诉您。

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 我今天就叫人把鹅都赶到厨房里去。您要是高兴的话，请过来便饭吧。

县长 此外，法庭上晾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破烂，放文件的柜子上挂着一根打猎用的鞭子，这太不象话啦。我知道您爱打猎，可是顶好把鞭子暂时收起来，等钦差大臣走了再挂上也还不迟。还有您那位陪审官……他当然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是他身上有一股气味，就象是刚从酿酒厂里出来一样——这也不大好。这一点我早就想

跟您说，可是不记得被什么事一打岔，给忘掉了。要是真象他说的，生来就有这股气味，那么这是有方法可以治的。不妨劝他吃些葱、蒜，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这方面，赫利斯季阳·伊凡诺维奇可以给用上各种药品，包管药到病除。

〔赫利斯季阳·伊凡诺维奇发出同样的声音。〕

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 不行，他那股气味没法治啦：他说小时候叫奶妈把他摔了一跤，从此以后，身上就老是带着一点点烧酒的味儿。

县长 我不过是提醒你们注意罢了。至于讲到咱们内部的情况，以及安德烈·伊凡诺维奇那封信上提到的小过失，那么，我没有什么话可说。说来可也奇怪：不犯点小过失的人是没有的。老天爷早就这么注定了，伏尔泰派<sup>①</sup>的人拚命反对这一点也是白费事。

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 安东·安东诺维奇，您认为什么是小过失？有种种不同的过失。我可以公开地对大家说，我受贿，可是我受的是什么贿啊？不过是几条小猎狗。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县长 不管是小狗还是别的什么，反正受贿总是受贿。

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 不对，安东·安东诺维奇。警方说吧，要是有人收下一件价值五百卢布的皮大衣，还给他太太弄到一条披巾……

---

<sup>①</sup> 信奉伏尔泰学说的自由思想者。

县长 您只收小猎狗作为贿赂，那又怎么样呢？架不住您不信上帝呀；您从来不去教堂祈祷；我可至少是笃信宗教的，每星期都上教堂。可是您……噢，我知道您：要是让您来讲一讲世界是怎么创造的，准会讲得叫人汗毛都竖起来。

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 那可是我凭着我的智慧，自然而然领会到的。

县长 有时候，智慧多，反而比完全没有智慧还要坏。我不过是顺便提到一下县法院罢了；说实在的，恐怕不见得有人会上那儿去查看；那实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地方，上帝自会暗中保佑。至于您，鲁卡·鲁基奇，您是一位督学，就特别需要留心教员。他们当然都是些有学问的人，在各种专门学校里受过教育，可是他们的举动非常古怪，自然跟他们学者的身分是分不开的。警方说，有一个胖胖脸蛋的家伙……我不记得他姓什么了，他一上讲台，不扮一下鬼脸总不肯罢休，象这样（扮鬼脸），然后一只手在领结下面捋胡子。当然，他要是对学生扮扮鬼脸，那还不算什么；也许，倒是必要的也说不定，这一点我可无法判断；可是，您自己想吧，他要是当着参观的客人这样做，那就糟啦；钦差大臣或是别的什么人会以为这是做给他们看的。谁知道会惹出什么乱子来。

鲁卡·鲁基奇 真是的，叫我拿他有什么办法？我已经跟他说过好几遍了；前不久，我领咱们县里一位贵族代表



去参观，一走进教室，他就对人家扮了个鬼脸，那份丑呀，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扮鬼脸是出于好心，我可挨了骂，怪我不应该把自由思想灌输给青年。

县长 我还得跟您讲讲那个历史教员。他是个有学问的人——这很显然，而且具有渊博的知识，可是讲起课来太热心，简直有点举止失常。我听他讲过一次课，讲到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可是一讲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sup>①</sup>，我简直无法告诉您他是怎么的了。说真的，我还以为是着了火呢！他从讲台上跑下来，抓起一把椅子，使劲往地上扔。当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位英雄，可是为什么要摔坏椅子呢？这只会使公家受到损失。

鲁卡·鲁基奇 是呀，他是个烈性子的人，我已经劝过他好几回了……他说：“随便您怎么说，反正我为了学问牺牲性命都不在乎。”

县长 是呀，命运的神秘莫测的法则就是这样：聪明人要不是酒鬼，就爱扮那样难看的鬼脸，叫人要拿圣像出来压邪。

鲁卡·鲁基奇 老天爷保佑往后别再叫我在学界服务了，见谁都害怕。随便什么人都要来管闲事。随便什么人都要表示他也是一个聪明人。

县长 这还不要紧。顶糟糕的是倒霉的微服察访！忽然抽

<sup>①</sup> 亚历山大（纪元前356—323），古代的统帅和政治家，马其顿王。